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卷第十二

朱熹　晦菴先生徽國文公

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為徽人居紫陽山下父韋齋官遊建之政和遂居焉先生年十四韋齋歿託孤於少傅劉子羽因居崇安縣屏山下從遊於劉子翬　紹興十八年登第授泉州同安簿考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力辭三十二年祠滿復請　隆興初召辭促行入對力詆和議除武學待次歸　乾道初促就職復請祠而歸三年劉公珙在樞府奏除密院編修待次五年三促就職辭秋丁母祝氏憂八年胡銓薦召以母制辭七年召辭九年省劄

屢催赴闕進呈請祠劄子 旨特改合入官主祠 淳
熙元年三辭改秩之命而後拜三年以龔茂良薦除秘
書郎力辭主祠五年史浩議除中都官政府謂始勉以
郡除南康軍六年辭至四始之任八年因臺諫言其在
任奏事用劄子非舊制乞罷又以放人戶逃移自劾再
請祠者五將滿除江西倉待次以荒政修舉除直秘閣
改浙東倉九年以賑濟功進職二等直徽猷閣劾台守
牾時相改除江西憲力辭有毀程氏之學陰詆先生者
十年主祠十二年祠滿復請四月拜雲臺之命十四年
主管鴻慶宮以楊萬里薦除江西憲十五年周相必大
促奏事之任辭不許六月入奏畢除兵郎疾甚未供職
兵侍林栗挾恨誣奏欺慢遂請祠除寶文閣主管崇福

[illegible]復召又辭十一月促入對再辭許與封
事以進講終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會執政有
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外祠十六
年進除祕撰從所請仍宮觀四月三辭職名五月從所
請仍舊直寶文閣除江東運副力辭改漳州　紹熙二
年丧長子請祠除祕撰主鴻慶宮又除湖南運副辭三
年乞補浦宮觀除廣西經略辭四年復辭鴻慶宮時趙
汝愚在樞府除湖南帥辭不許五年至鎮　寧宗在潛
邸聞名即位翌日首召除煥章待制侍講行且辭入奏
上二劄辭待制乞以修撰充說書方拜命因忤韓侂胄
御批與宮觀宰相臺諫給舍爭之除寶文閣待制與
郡力辛亥行十二月　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鴻慶

宮乞致仕不許慶元元年以疾丐休致冬　詔仍祕撰

二年御史沈繼祖奏落職罷祠四年從所請致仕六年

卒享年七十一　嘉泰二年除華文待制郡不申沒以

生存出命　嘉定元年謚曰文三年贈寶文直學　寶

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　紹定三年改徽國公

淳祐元年　上幸學　詔列從祀

幼有異禀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

初冠字元晦屛山祝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

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顔如愚自諸子言志回
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
茲惟參也無斬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
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肩
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憙憙眞聰廓開如源之方駛
望洋渺彌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吕新
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
而思慼動而思躓凜乎惴惴惟顔曾是畏後以元爲西德
之工首不敢當遂更曰仲後書桃符曰佩韋遵考訓誨木謹

師傳

父疾革以家事囑劉子羽而訣于籍溪胡公憲白水劉勉之
屛山劉子翬且俾先生父事之既而禀學於三君子屛山

嘗告之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三字符也勉之後以女女焉然不數年二劉公相繼而歿獨事籍溪頗久

紹興十七年年十八中建寧鄉舉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策皆欲為　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二十三年時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初韋齋雅敬延平故先生往師之嘗言自見李先生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頴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公因此追求有所省矣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公昔

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大
宗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
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
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
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
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
處無即非矣

七月之同安莅職勤敏纖悉必親觧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
士軒而以令甲九籌所當爲者大書揭之楣間職兼學事
身率諸生厲以誠敬開以義理皆竦慕而師尊之

三十二年六月　孝宗即位秋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次論
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義理明矣知義理

之不可者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臣策之有百害無一利頑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不敢懷自安之念數年之外觀釁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乎未論監司者守令之紀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病民皆臺諫宰執之親舊賓客頑陛下無自而知之

隆興初元將趨召命過延平問所宜言延平謂今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故主勢孤先生用其首說以對　首論大學之道次言今日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論古聖王制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

兵食而不在乎紀綱　今日諫爭尚壅僥倖方張爵賞易致威罰不行民力已殫國用未節時王之望使虜未還湯思退力主和近臣曾覿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

先生與魏艮齋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温粹酬酢如響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則不復聞聖語矣

乾道三年如湖南見南軒講論之語無所考見按南軒贈行之詩曰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卧衡門無愧白日休盡收湖海意仰希洙泗遊不遠關山阻為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為林壑幽白雲政在望歸袂

風颼颼草木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要窮
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輈勉
哉共無斁邈矣追前脩　先生荅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
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
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瀰然
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
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
語期相敦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
也

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録雜出並行間頗
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
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illegible]饑[illegible]發浦城崇安大饑先生請于府[illegible]米[illegible]以[illegible]民

[illegible]社倉之法始此

六年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為一編命曰家禮然未嘗為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

七年[illegible]五夫三里社倉始成歲一斂散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小歉則弛半息甚則盡蠲之

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資治通鑑綱目成綱放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放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 西銘解義成

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

淳熙二年[illegible]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周程

張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先生
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
為學者當由此而入也壽餞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
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執所見不合而罷
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初先生既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精
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
恐學者輕而趍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然辨析毫
釐無微不顯真讀書之龜鑑也又謂易本為卜筮而作皆
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
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
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
定説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

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爲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計其序之是非後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

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復白鹿書院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

七年夏上封事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正君心以立綱紀今民間特苦重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上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二稅之外巧作名色

以取民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
可寛惟有選將核兵則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則可以實
軍儲練習民兵則可以益邊備至於天下紀綱不能以自
立必君心正大而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
賢遠佞而後可得而正今　陛下親密者不過一二近習
而此小人者上則鼓惑　陛下之心下則招集嗜利亡耻
之士夫以入其門中外靡然向之其所壞非獨壞　陛下
之紀綱乃併與　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
八年冬奏事延和殿極陳災異之由次言　陛下即位之初
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
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
右私褻使令之賊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

聖人之公矣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巳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　陛下既未能循大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躰則固已失其本矣又欲廣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礼貌既莊而難親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　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益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　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晦蝕國家蠲[illegible]之弊因條救荒之策七事以獻

十一年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輩言之又荅陳亮書箴其義利双行王伯並用之說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傅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爲次凡挂揲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

晦菴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
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云
十五年入奏言　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
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
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　天理
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　是以除惡不
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
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
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
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堅讒說殄行
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
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恨凡若此類不一而

足顧　上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
理邪為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
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
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
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
將為　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　上迎謂曰久不見
卿卿亦老矣今當處卿以清要之任不復勞卿州縣獎諭
甚渥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　上所
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
字豈可回互而欺　君乎

十一月趣入對遂上封事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
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

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　陛下言之盖大本者　陛下
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
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者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
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
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
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爭之職凡飲食酒漿衣
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
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
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陛下之所以精一克
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
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
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

脩之家[illegible]叟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
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
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
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切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
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　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
而軍士未嘗得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賜行
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
為欺蔽以至於此而　陛下不悟反寵遷之以是為我之
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
授之是非則　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
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
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

闕冗備員之[illegible]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
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宴者
皆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
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
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
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
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　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
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
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
邪之閉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
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
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輩寘之度外而後

取九旁十巨聚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决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擧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天下已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　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頗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則　陛下未能深割私意而付諸外庭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容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咈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欲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

爲脯醢以契券爲時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 崇 宣之間所謂 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内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内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illegible]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

存亡其[illegible]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而曷
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　太祖皇帝之言哉
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　祖宗以
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
監司比較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
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
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　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
名達於　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諸軍中使
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
牘而言之　陛下之前　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
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為得人矣而豈知其估價輸錢
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

日所論著者數陳剖析坦然明白講畢有可以開益 上
德者罄竭無隱 上亦虛心嘉納焉
上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意於 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
韓侂胄於 太皇為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關
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 太皇許之命復呼
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依託
肺腑居中用事先生自離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為憂因免
櫝㣲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年同請
對白發其奸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收聚知名
之士海內引頸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屢言於
上又數書遺生徒密白忠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
政忠定[illegible]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韓

大怒[illegible]黨謀先去其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
中爲優戲以熒惑　上聽及先生晚講留身申言前䟽乞
施行纔退即降　御批與宮觀丞相執奏不行内侍徑遣
付下而臺諫給舍皆爭留不可先生遂去國歸過玉山爲
其令講四端之旨
是冬竹林精舍成 後改滄洲 率諸生行舍菜之禮于先聖先
師以告成事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祝文曰恭
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
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顔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
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
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
我後人如夜復旦ム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illegible]有

強國勢豈不誤邪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 陛下
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
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
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 上已就寢亟
起秉燭讀之終篇翌日除命下力辭先
生所言極其忠鯁故封事之末曰 日
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
遲莫而切仰天顏已覺非昔時矣忠悃懇惻至今讀者爲
之流涕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 上眷愈厚而嫉者愈
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 朝廷之上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紹熙元年 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

文分經[illegible]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為一篇實諸經後春
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
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
及乎六經蓋其難易小大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
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為入道之漸
五年 寧宗舊聞先生名恨不得為講官即位翌日召為侍
講八月發長沙十月入奏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為學
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
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對辭
侍制侍講 上手札御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
復牢辭以副 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皇恐拜命
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 上心勸 上以求放心為本以平

肖巍鐵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慶元元年侂冑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震駭且創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諸生力諫遂筮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稾更號遯翁朝廷治黨人方急趙謫死于道

二年冬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翌日諸生始知有指揮

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此年加以疾膈之證醫者頗用駃藥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且言爲學之要惟[illegible]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

然所發[illegible]和曲聖人應萬事天地之[illegible]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攺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勉以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甲子命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頷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哲人之萎豈小變哉

門人范念德率同門之士祭於墓隅曰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欣惟孔顏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黄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岳其頹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友紛集

窀穸告期山哀浦悲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先生自登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 四朝仕於外者僅
九考立于 朝者纔四十日而已
初居崇安五夫榜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識鄉關常在目也
後築室建陽蘆峯之巓號曰雲谷其草堂曰晦菴自號雲
谷老人亦曰晦菴因自號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
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遯翁
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
說不得干其私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求
也恐汩其統讀書初貫穿百家終也韜以聖人之格言自
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緇銖采衆說
之精而[illegible]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矣哉云云 山

林之日夜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
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
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審出處合
於古而背於時好若此者真公之學也 劉弥正議論
嘗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
淡之極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
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深其本又云
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詩而不本之於此是
亦淺矣後山詩固佳然前輩以爲盡力規模已少變化然
學者要務在反求諸已精熟語孟求所以見聖賢用意處
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覺心中有三病云云 曰若論求此
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

存□一條說謂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

須仍有個□□作主處這也未嘗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

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伎

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

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初無

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

諸前輩每每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說得有下落

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

先理會个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个屋子安着

身已方始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來未有安着

身已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

去理會□□東西都自無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

不是言[illegible]欲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个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个死物事又曰厶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又曰已前看得心只是虛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那萬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那紙上都是字又曰厶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省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别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

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
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
非有所見而輕之也

曰初師屏山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
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
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
誦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
厶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云云厶年十五六時
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
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厶也理會得个昭
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厶厶遂疑此心更有要妙處在遂
去扣問[illegible]說得也煞好又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

胡說見[illegible]与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麄說試官爲公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至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只說不是却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公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公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竟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

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

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么後來方曉[illegible]

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么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秖讀中庸讀論語則秖讀論語一日之間秖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

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它直曾經歷來便說得[illegible]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

則第一[illegible]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何益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

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意隨文解義

某少時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却又較易做工夫了

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子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公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觧有一箱每看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得着落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是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靜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将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底只如何便自見得

易非學者急務公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

讀詩惟是諷誦之切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公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将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illegible]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頭諷誦四五

十過[illegible]然矣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此最學者大病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録觀之初用銀朱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数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

讀書用工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着心么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已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做了五十歲以後長進得么不多

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它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

着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么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　又曰么覺今年方無疑

么當初講學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么向為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寺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得本意

見看什麽聞如此問又如此荅待再問又恁地荅其文雖
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
來思量始得延平甞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
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先生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亦既有年及見延
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由是專精致
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
矣
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
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
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

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禀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頴悟絶人力行可長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illegible]既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

此終日正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禀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

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

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泯[illegible]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

爲者[illegible]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
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
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
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
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按必正書籍器用必整
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
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
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
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
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
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
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

其於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當盡其歡於親故雖
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
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
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
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
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
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
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
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
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
意　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

人心[illegible]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

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

鬱而不章爲之裒集發明而后得以盛行于世太極先天
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
賢緼奥不至於泯没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
見有踈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
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軒張公
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
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
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
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
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
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
附三、　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

下教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
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
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
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
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
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
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
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
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
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
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
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藏其書私淑諸人者不

人矣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論孟二書出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

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

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燦然

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

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

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

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

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復集近思錄使學者

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

之欲[illegible]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

斯言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
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淨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詞氣
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
悉就芟夷以復温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
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
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
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
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沉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
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内夏
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
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
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

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

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專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

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而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蹶於荊棘榛穽之塗摧陷廓清之[illegible]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

自夫子以傳文約禮授學者顏曾子思孟子相與
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鶩於該
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
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
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
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
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　國朝典章以及
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
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
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
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
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

泒別經緯萬端本末鉅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絶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服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疊疊不絶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

嘗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乎亦當攷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竊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躝[illegible]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体之以身哉

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

岂定[illegible]此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陵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

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云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魯鄒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

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犧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並李方子撰行實

朱七

外紀十二卷